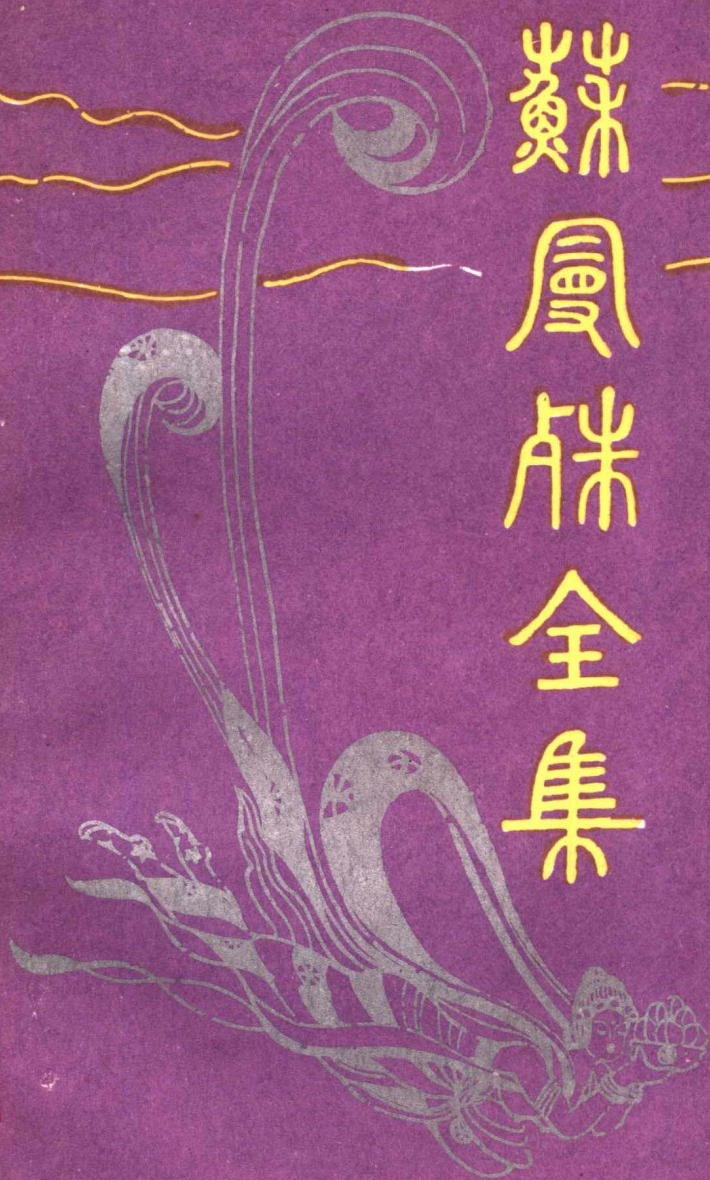


蘇鳳殊全集



柳亚子 编

蘇鳳殊全集

三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斷鴻零雁記第一頁

第一章

斷鴻零雁記第二頁

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濱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無雲，山麓葱翠間，紅瓦鱗鱗，隱約可辨，蓋海雲古刹在焉。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，有遺老遯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；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歛歔憑弔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利中寶網金幢，俱爲古物。池流清淨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數十，威儀齊肅，器鉢無聲。歲歲經冬傳戒，願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腸峻險，登之殊艱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鐘聲徐發，余倚剎角危樓，看天

斷鴻零雁記 第三頁

際沙鷗明滅。是時已入冬令，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。讀吾書者識之，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計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師；後此掃葉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復何憾！如是思維，不覺墮淚，歎曰：“人皆謂我無母，我豈真無母耶？否否。余自養父見背，雖孑孑一身；然常於風動樹梢，零雨連綿，百靜之中，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。顧聲從何來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恆結凝想耳。”繼又歎曰：“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見？亦知兒身世飄零，至於斯極耶？”

此時晴波曠邈，光景奇麗。余遂披袈裟，隨同戒者三十六人，雙手捧香魚貫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鵠立左右。四山長老雲集。香讚既闕，萬籟無聲。少選有尊證闍梨，以悲緊之音唱曰：“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。”

斷鴻零雁記第四頁

余斯時淚如綆靡，莫能仰視，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禮畢，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：“善哉大德，慧根深厚，願力莊嚴。此去謹侍親師，異日靈山會上，拈花相笑。”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頂禮受牒，收淚拜辭諸長老，徐徐下山。夾道枯柯，已無宿葉；悲涼境地，唯見樵夫出沒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亦有難言之恫。此章爲吾書發凡，均紀實也。

第二章

斷鴻零雁記 第六頁

余既辭海雲寺，即駐荒村靜室，經行侍師而外，日以淚珠拭面耳。吾師視余年幼，固已憐之；顧吾師雖慈藹，不足以殺吾悲。讀者試思，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。

一日，余以師命下鄉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，負之行，思覓投宿之所；忽有强者自遠而來，將余米囊奪去，余付之一歎。爾時天已薄暮，予獨行，至海邊，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灘小憩，而駭浪遽起，四顧昏黑。余躊躇間，遙見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漁舟經此，遂疾聲呼曰：“請漁翁來，余欲渡耳。”

斷鴻零雁記第七頁

已而火光漸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幾，舟果傍岸，漁人詢余何往。曰：“余爲波羅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，幸翁助我。”

漁人搖手曰：“烏，是何言！余舟將以捕魚易利，安能載爾貧僧？”

言畢，登舟駛去。余莫審所適，悵然涕下。忽耳畔微聞犬吠聲；余念是間，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徑行。漸前，有古廟，就之，中懸漁燈，余入蜷臥石上。俄聞戶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見一童子忽忽入。余曰：“小子何之？”

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：“吾操業至勞。夜已深矣，吾猶匿頽垣敗壁，或幽岩密菁間，類偷兒行徑者，蓋爲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”

余曰：“少年英俊，胡爲業此屑小事？”

童子太息曰：“吾家固有花圃，吾日間挑花以

斷鴻零雁記第八頁

售富人；富人倍客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養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，試思吾爲人子，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艱辛，而兼業此。雖然，吾母尙不之知，否則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兩夜，尙未得也。天乎，使此微蟲早落吾手，待鄰村墟期，必得善價；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，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，猶在春溫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豈荒僉市儈，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？”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觸，泫然淚下。童子相余頂，從容曰：“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？”

余視童貌甚莊肅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“師苦矣。寒舍尙有空闕，去此不遠，請從我歸；否則村人固兇恣，誣師爲賊，且不堪也。”

余感此童誠實，諾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

斷鴻零雁記 第九頁

宅。童子開扉，復自闔之，導余曲折度迴廊；苑內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既忽微聞老人語曰：“潮兒今日歸何晚？”

余竊聽之。奇哉，奇哉，此人聲音也。及至廳事，則赫然余乳媼在焉。

斷鴻零雁記第十一頁

第三章

斷鴻零雁記 第十二頁

余禮乳媼既畢，悲喜交并。媼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，諦視余面；卽以手拊額，沈思久之，凄然曰：“傷哉，三郎也！設吾今日猶在伊家，卽爾胡王淪入空界。計吾依夫人之側，不過三年；爲時雖短，然夫人以慈愛爲懷，視我良厚。一別夫人，悠悠十數載，乃至於今，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，蓋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之時，吾中心戚戚；方謂三郎孤寒無依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獷獠。詎料彼婦偵知，逢其蘊怒，卽以藤鞭我；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！縱

斷鴻零雁記第十三頁

情撻已，即攜我歸。”

媼言至此，聲淚俱下。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，願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，惟淚湧如泉，相對無語。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，觸此憤懣，寧人所堪，遂強頌慰之曰：“媼毋傷。媼育我今已成立，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？余雖心冷空門，今茲幸逢吾媼，藉通吾骨肉消息；否卽碧落黃泉，無相見之日！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蒼尙有靈耶？余在幼齡，恆仰吾母尙存，第百思莫審居何許，且爲誰氏；今吾媼所稱夫人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？奚爲任我子子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媼試語我，以吾身世究如何者。”

媼既收淚，面余言曰：“三郎居，吾吾爾吾吾村人女，世居於斯，牧畜爲業。旣嫁，隨手夫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樂無極，寧職人間有

斷鴻零雁記第十四頁

是非憂患。村家夫婦，如水流年，吾三十，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！僅遺稚子，即潮兒也。是後家計日困，平生親友，咸視吾母子爲路人。斯時吾始悟世變，惘然於中，四顧茫茫，其誰訴耶？

“一日，拾穗村邊，忽有古裝夫人，珊瑚來至吾前，謂曰，‘子似重有憂者？’因詳叩吾况，吾一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憐而招我，爲三郎乳媪。古裝夫人者，誠三郎生母，蓋夫人爲日本產，衣制悉從吾國古代；此吾見夫人後，始習聞之，

“‘三郎，即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墜地，無幾月，即生父見背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胆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，漸入澆漓，思携爾託根上國；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，使爾離絕島民根性，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干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

 斷鴻零雁記第十五頁

所不至，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‘我東歸矣，爾其珍重！’復手指三郎淒聲含淚曰，‘是兒生也不辰，媿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賜。’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，故吾今尚珍藏舊篋之中。

“當是時，吾感泣不置。夫人且錫我百金，願今日此金雖盡，而吾感激之私，無能盡也。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，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，衣篋之內；冀爾稍長，不忘見阿母容儀，用意至爲淒惻。誰知夫人行後，彼家人悉檢毀之。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，並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婦收沒。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，且深愛三郎，怒我固作是態，以形其寡德。怨毒之因，由斯而發。甚矣哉，人與猛獸，直一線之分耳！吾既見擯之後，彼即詭言夫人已葬魚腹，故親友鄰舍，咸目爾爲無母之兒，弗之聞問。